

【女红】

枯枝上的红果子

谢芳芳

枝干已经全部枯萎，前后左右都是绿葱葱的豆角，毛豆，即将收割的稻田散发稻香，幽远于心际，是从某一首古诗词里散发出来的清香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，说到了今天，还将说到未来，稻香还将与另一个和我一样的灵魂相遇。空中气压很低，有点闷热，典型的夏天暴雨即将来临前的闷热。还好啊，是我的江南丘陵，青山连绵着青山，到处生机勃勃，绿油油的，轻风也是绿色的，一阵一阵袭人，将稻香播撒，也撩起长腿美美的惊呼。如此甚好，青山依旧在，晨风诉衷肠，稻香洒心际，人在画中游。楠木苗、茶树苗、香樟苗没有辜负属于自己的时令，没有辜负时间的馈赠，更没有辜负土地、空气、阳光、水！长成了栽种者希望的样子，满怀幸福，等待着不久的移栽。

只有这棵长在路边的、干枯的西红柿与左邻右舍不和谐，与季节不和谐，与整个画面不和谐，与我的心不和谐，与心不和谐，这是关键。它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样子，完全不是了！也永远不会回到我想要的样子了。一株即将离开人世的树枝，可是鲜红的果子就像红灯笼挂在褐色斑驳的屋檐上，累了的人，似乎看到了某种不一样的希望，那星星点点的红果子，已经没有机会长成平时看到的圆圆的红彤彤的模样了，委实令人爱怜。它感觉到我的爱怜了，就像万千人群中，有道目光看了

再逢周日，我各怀半分焦虑半分期待来到邮箱旁。

学校的邮箱是一个灰绿色的，带着斑斑漆印的小木槽，但槽中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信封，白的粉的黄的绿的，不起眼的信箱被信装饰得五彩斑斓。终于，在“信山信海”中，我找到了那封写有“阿九”的白色信封。

晚春的五月，庭院的樱花树依旧开得茂密，时不时缓缓落下的花瓣将院子染得粉嫩且美丽。我坐在樱花树下，用尺子慢慢裁开那粉白的信封，抽出那三页熟悉的字迹，开始了与阿九的对话。

“昨天早餐吃的是一碗汤面，今天早餐吃的是两个包子。”阿九的开头总是这样，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可又不知为何，这番“莫名其妙”总能博得我释然一笑。

“昨天简直是我的倒霉日，晒了三天，看着就要晒干的鞋子，被中午的一场雨洗的和泡菜一样，但也就像上周你回信中说到的那样，我们可能会因外物而倒霉，但好运却也总是自己带来的，我很喜欢这句话。”与阿九通信的这一年间，我们互相分享各自所遇之事，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都不加修饰地寄往彼方。于是，我告诉阿九南

你一眼，就知道那道目光是属于自己的，不早也不迟，属于活着的此刻的自己的。红红的它感觉到我的目光了，迫不及待地，远远地，就在呼唤我，不只是要我停下脚步，不只是要我打量，不只是要我拍照片，不只是这些的，它在挣扎中，在尽全力告诉我：我已经让我的孩子鲜红了，请帮帮我！摘下它们！我忍不住心悸，忍不住蹲下来。

看到了枯枝上的红果子仍然不失一种鲜活，一种真挚的美，仍然不失一种风度，仍然不失一颗鲜红的心的温度，我不仅仅是激动，还有泪水。泪水是联想到自己的最近几个月身体不适积累的委屈心酸，眼睛的疼痛，药的苦涩，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等。我似乎感知我的坎来了，属于我的好与不好，都能承受，毕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。消瘦了，看脸部就刚好看到了枯枝的轮廓，是的，一棵枯树枝就是我，此刻枯枝是一面镜子，照见我我来。我没有此刻枯枝的幸运，因为没有任何鲜红的点缀，也找不到任何点缀。但我的心中始终有一颗善良的果子存活着，是谁人都无法看到的，只可以感受它的温暖。所以，我不怕。等待时间慢慢在痛苦中走去，病痛也将被时间带去。每天清晨洗干净脸庞，为了迎接新的不一样的每一天，每天晚上洗干净脸颊，为了与清梦中的自己相遇。我一点也不同情自己，却敬畏自己那一段时间里用受难的心默默等待的决定。时

间的背面存在我的枯枝身形，存在我的枯枝效应，这是自然的规律，我的自然规律提前到来了，时间用残酷的现实叮嘱我的荒诞不羁。

现在，看到它的努力抗争，有种自然的亲切与感动，触物伤怀，是人之常情，如果生命在顺境里浸染，不会管东南西北风的，不会在乎别人的不幸的，只有轮到了自己了，看得真切了，透彻心扉了，才知道生命的不易，生命的宝贵。树枝，宝贵的树枝干枯了，它的孩子还活着，很小，很小，只有一般西红柿的二十分之一，甚至更小，但很鲜红夺目。枯枝就是一张弓，红红的果子是箭矢，枯枝尽全力，把果子射出，在枝头变成了红灯笼，于是属于我的前世的红灯笼就这样挂在晨风中。这是我在这个夏天的早晨感觉到的悠悠的情愫，不浓不淡，又极为罕见。

按着枯枝发出的指令，我蹲下来，一个一个采摘，枯枝并不脆，不易折断，还有几分韧性，我摘得很慢，直到所有的果子收入囊中，才缓缓起身，枯枝竭尽全部的力气让果子鲜红起来，让我看到了，是多么珍贵！乡村喂养了很多的黑羊，奇怪的是，黑羊并不吃这些鲜红的果子，只吃鲜嫩的绿草绿叶，所以，路边的鲜红果子才轮到我来采摘。

放入口中，咬了，甜蜜的汁液甜蜜的早晨。我手中的果子，属于枯枝，属于我。但它确实没有辜负一切。

阿九的信

刘佳伟

方太阳的温度，阿九告诉我北国雪的颜色。

“最近喜欢上了太宰治的书，虽然写得很是忧伤，但他文字间蕴含的那种文人墨气，让我喜欢得不行，我没看过村上春树的书，但从你的叙述中，我觉得那也一定很棒吧！”

我和阿九都是书迷，就连口味也不约而同，都钟情于一些外国名著。我们常在信中交流各自喜欢的书籍，以笔为友，以书为乐，阿九描绘出太宰治的绝望，而我则在欣赏村上的悲伤。

“你即将挥别高二的夕阳，而我终于盼来了它的曙光，每日忘我的学习，使我们有力量沿着高中的台阶步步而上，高考这块‘敲门砖’马上就要传到你手上了，望君珍惜时间，来年六月不负众望——阿九。”每次结尾，阿九总会给我送上祝福，而这份祝福也意味着信的尾声，把信叠好，阿九也随着南风飘往北国，留下的，是樱

花的飘落与我内心的温暖。

写信，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当笔友蜕变成网友，当输入法替代了文字，情感的联系也变得格外地方便却廉价。人们常说信息技术改变人们生活方式，同时，更重要的，也易位了我们的情感。很喜欢木心的《从前慢》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/ 车与邮件都很慢 /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爱情也好，友情也好，如果是能用信来传递的，绝不会差到哪去。而我与阿九以笔为友，正是想从这片“快情感”中挣脱出来。寒来春往，夏去秋来，唯一不变的阿九的信跨过长江来到南方。三张白纸，数行墨迹便是我和阿九的友情不因时间而变质的最好保证。

写好寄给阿九的信，从储钱罐敲出一块二毛钱的硬币，我便屁颠屁颠地奔往邮局，还是熟悉的阿姨，熟悉的邮票以及熟悉的邮筒。

这一次，信封又会在北国“看”到怎样的风景呢？

【原创小说】

摩托车祸

唐胜一

毛毛细雨，路面湿滑。一辆行进中的摩托车突然滑倒，骑车人重重地摔下沟。

路人惊讶，纷纷施以援手。有人扯开嗓门冲前方行人大喊：“喂，传话过去，这里出车祸啦，快叫上头那辆出租车来救人！”一路传递地喊着，传到距离出租车最近的大爷耳朵里，老人加快脚步走过去跟司机讲：“那头出车祸了，快开车去救人！”司机抬头看眼大爷问：“车祸伤人啦？伤者你认识不？”大爷摇摇头：“不认识。我还没去现场嘛？”“那你叫么子嘛？我这车子一动就耗油，到时向谁要车钱去？”司机说完，继续玩手机。

紧接着，一位妇女风风火火跑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师傅，那头摩托车司机伤得很重，请你快开车去救人！”司机眨巴着眼，不紧不慢地问：“那伤者是你亲戚不？”“不是。”司机阴阳怪气地质问道：“不是你亲戚着么子急嘛？我这车子一动就耗油，到时向你要车钱，你给不？”把妇女说跑了。

车祸现场，大家齐心协力将受伤老汉从沟里抬到道路上。见出租车并未开来，有位小伙子急了，噤噤地跑过去：“师傅，那头摩托车司机伤很重，请你赶快开车送他去医院抢救！”司机淡定地盯着小伙子：“出车可以，但这车钱——”“我给你行不？”司机收起小伙子所给的200元车钱，才驱车前往。

大家急急忙忙将伤者抬进车里。司机回头一看，大惊失色地叫着：“爹，咋会是你啊?!”令在场人目瞪口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出租车一阵轰响，加速急疾而去……

霜是月亮的女儿

胡剑英

野草们对秋霜
 没有一点笑脸
 岂知那是月亮的女儿
 偷偷地来到下界
 好奇地打量着人间

我也喜欢她美丽、洁白
 却感情内敛
 不会像红叶
 望着她说不出话来
 只涨红了小脸

我知道她还很聪慧
 执拗地跟着我走远
 她知道我和明月有约
 和乡愁有约

找到了月亮妈妈的霜儿
 临别，把几点白花
 撒在了我的发间

七绝·赞中国女排姑娘

王永智

铿锵玫瑰女排花，
 百折不挠为国家。
 勇夺金牌多奇志，
 里约奋战靓风华。



耕种
茹雪摄